



核心价值观诗词表达艺术中的 传承与创新例说

孔汝煌(浙江·杭州)

一、范作

贺新郎·咏窦珍志公

刘 征

桥架横空道。默无言,十年寒暑,风天雪晓。白发满头年望九,日日辛勤清扫。却不愿安闲养老。目送轻松来去客,纵手生老茧心头笑。步匆促,悲失脚。 眼含热泪奔相告。看志公,随身箕帚,纷纷来了。微火暖人不自暖,天下好人多少。信浩气存于微渺。千里莺啼花似锦,问何方最是春光好?遍大地,青青草。

(引自《中华诗词》2014年第5期刘征在2013年12月21日第八届快哉雅集现场发言,原文无词牌与标题,系笔者拟加。)

焦裕禄手植泡桐树下作

杨逸明

斯人已逝树长留,手植焦桐五十秋。
根扎安居盐碱地,花开美化土沙丘。
追寻足迹三春雨,奏响琴声几户楼。
百姓如今能后乐,只缘书记已先忧。
(录自《中华诗词》2014年5期P6)

二、例说

1、立意选材与意象艺术的传承创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时代精神之魂。诗词立意选材于此,无疑是对传统诗词立意选材的最根本的继承与创新。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那个时代的仁民爱物的知识分子典型的价值追求,当代核心价值观24字与杜甫们的价值观念胎息相通而又不可同日而语。当然,时代精神也并非都是时事政治,但美刺时政无疑是时代精神的重要方面。核心价值观是个大题目,理性、抽象、不便直接入诗词,

宜于找到可变构建意象的视角。二范作以典型人物的典型事迹为切入点,以相关的事迹(义务清扫过桥街)和纪念物(手植泡桐树)为中心意象,从而构建起足以表现意境(意象化的精神境界)的相关意象群。这是对传统人物诗词意象——意境艺术的继承,更多的是创新。传统诗词写人物,常见的是游子闺妇的离别情绪,典型的如随手翻看《宋词三百首》,入选欧阳修 10 首,柳永 5 首,其中写男女恋情、闺怨旅愁的各占 6 首与 4 首。也有不少写人物的勋名伟业,借以感慨平生,消释块垒,典型的如杜甫的《咏怀古迹》之一、二、五以及辛弃疾的一些豪放词作。而二范作所写平凡人物、平凡事迹、高尚境界的在传流诗词中则百不一见。在意象建构方面,传统人物诗词重物象,轻事象,如温庭筠、吴文英的某些词,常借景烘托写情,虽臻朦胧含蓄,却时现堆垛、琐细。二范作中之刘词,以赋体事象为主,只在下片结尾处间用了物象比兴。杨诗虽重物象象征,也不排斥赋笔叙事,但大开大合,并不纠缠于细节描写,这里可隐约看到杜甫咏怀诸葛亮名篇的意象艺术痕迹。

2、语言艺术形式的继承与创新

语言是诗词艺术表达符号,其形式是构成诗词艺术形式美的基本因素。马凯同志说中华文化复兴,不能少了格律诗。这是因为诗词格律是汉语特有的韵律美的极致。二范作都是规范的格律诗词。刘词恪守词律,有的地方还很严格,如全部领字“默”、“却”、“纵”、“看”、“信”、“问”都用去声(第四声);为更好切合主题,用了新声新韵和提炼了的白话,并改词谱原在上、下片第二句三字逗为三字句,少数字,如下片的“纷”、“不”、“好”、“青”等有所突破(以龙榆生《唐宋词格律》为据),不以格

碍意,这些都是对诗词如何更好适应时代,走向大众的创新探索;杨诗严守诗律,用平水韵,对仗工稳,起承转合,一丝不苟,但在语言体式上,也多用白话,力求雅俗共赏;在语言运用艺术方式上,如前所说,二范作对赋、比、兴传统手法的运用各有侧重,但都是用叙(事、物)、抒(情)、议(理)有机融合的传统方式以贯通语势、语脉,使虚实相生,摇曳多姿;杨诗在颈、尾两联中以不同方式用了传统的典故手法,颈联上句暗用了“召伯甘棠”事典,下句巧用了“爨下焦桐”事典,尾联则明用了“先忧后乐”语典,不但十分切合焦裕禄的身份、事迹和境界,却都做到了使不知典故出处的读者能明白如话,达到了用典艺术的高水平。

三、范作的宣示、启示效果

二范作都成功地运用了诗词意象语言多义性的艺术特性宣示了作者的意图,使读者从焦裕禄、窦珍的事迹形象中直接被感染动情,启发联想而进入他们的爱故乡、爱百姓、为人民服务作为矢志不渝、终生追求的精神境界,从而感知了从中抽象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人生价值观,有了千千万万循此价值观的人,自由、平等、公平、法制的和谐社会,经济富强,政治文明、社会公平、生态和谐的复兴中国之梦就一定能够实现,这应该也是作者刘征先生、杨逸明先生创作时的显性或潜在意图吧。

近日,中华诗词学会遵照中宣部部署,通知开展以建党 93 周年与抗战胜利 69 周年纪念为中心的两项诗联征集竞赛活动,尤其是附录了建国以来英模人物中的数十位简历,作为党庆创作素材,刘、杨二先生之作可谓导夫先路。



乞儿

王小娟(江苏·南通)

城市寄居何所凭,墙根街尾影凄清。
但知新岁增年齿,不记离家甚姓名。
尽日垂头持碗坐,有时污手扯衣行。
劝人来去休轻怒,各有儿童未长成。

每期一诗



【作者简介】

王小娟,七十年代生,江苏南通人。教师,中华诗词学会会员。2005年出席《中华诗词》杂志社举办的第三届“青春诗会”、2011年晋级中华诗词研究院举办的“屈原奖”词部十强;作品曾获07年度《当代诗词》佳作奖、“风铎杯”网络诗词大赛一等奖等众多奖项。

【沈利斌导读】

此首七律写的是城市中最弱小者,读来感人至深,无悲悯之心不能为之。针对“乞儿”这一特殊群体的报道,近年来时常见诸各种媒体,特别是网络等新媒体,且引发了各种讨论,出现了“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等影响较大的事件。作者此诗并未以一种批判或大声疾呼的姿态去写“乞儿”现象,而是带着母性的视角,以“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的心态去刻画乞儿可怜的形象,使读者在无声中产生同情之心。而反映的现实意义,又值得读者深思。

作者此诗用语质朴,未多加修饰。首联言“乞儿”寄居城市而无所依凭,纵在车水马龙的闹市,或行或坐或跪或爬于墙根街尾,孤苦伶仃。次联再补写“乞儿”之

“悲”,从第四句看,这些“乞儿”可能是被拐卖或走失的,因年幼而往往不知在家时姓名,使读者对其同情更进一层。第三联继续铺排渲染,通过细节刻画,使读者如立于“乞儿”身前,将如何处之?作者笔锋一转,劝人休怒,纵“污手扯衣”,如念及家中年龄相仿之子女,何忍训责!

作者此诗先以赋法描写“乞儿”的生存状态,结尾又以饱蘸着同情心的笔触为他们做小小请愿,请愿虽小,然皆能为之。此诗句式富于变化,以寻常语对仗,且工整稳妥。诗中虚词的运用,避免了句子的呆板,读来较为流转。而此诗所用“象”以“事象”为主,似不见诗之传统意境,但所营造的画面依然动人。这与杜甫七律《又呈吴郎》一诗相似,在结构上亦相类,且与杜诗均表达了一种博爱的思想。此类诗作在今日诗坛偏少,虽难写好,更宜多写,其意义或远胜于“羁客凭栏,红袖添香”。

此诗曾在本刊及《中华诗词》等刊物发表,后几经修改,作品更趋成熟。但据媒体报道,街头“乞儿”背景复杂,未必都是“不记离家甚姓名”者,如诗中能交待周到,或补一小序说明,便少误解或不解了。